

# 余光中詩筆下的水果想像

鄭振偉

---

作者簡介：鄭振偉 (Chun-wai CHENG)，男，1963年生於香港，原籍廣東普寧，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現職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曾任多種學報執行編輯，編有《當代作家專論》(1996)、《女性與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6)、《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合編；2000)等專集，論著有《中文文學拾論》(2000)、《鄭振鐸前期文學思想》(2000)、《意識·神話·詩學—文本批評的尋索》(2005)，另有單篇論文發表於學報及雜誌。

內容提要：本文以余光中《安石榴》詩集中所輯錄的十首水果詩為討論的對象。味道並不是一種低級的感官或單純的享受，它包含着複雜的個人情感。筆者將水果詩作為一個整體，從食物和味覺着手，應用巴什拉的想像和諾曼的深層心理學，來閱讀這十首歌頌水果的詩作。詩人借大地的水果來表達他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情感，味道、記憶、童年、心事、幸福、豐饒、女性、宇宙、回歸等意蘊，都統一在水果中，在在見出詩人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認同。

關鍵詞：余光中、水果詩、想像、味覺、大地

---

## 一、引言

《安石榴》是余光中 (1928- ) 的第十六本詩集，這一集收錄了一輯共10首關於水果的作品<sup>1)</sup>。這十首以水果為題的詩作，是詩人從香港返回台灣以後的作品<sup>2)</sup>。據每首詩所記的寫作時間，最早的一首寫於1986年4月，最後一首是1989

---

1) 台北洪範書店，1996，頁3-29。下引這十首詩作的原文，只標詩題及頁碼，不另作注。

2) 台灣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曾經舉辦過「2007年十大經典國產水果票選活動」，選舉活動期從2007年年7月1日開始，截至10月31日，經網路投票，台灣各縣市共推薦30種水果參選，入選十大

年7月15日。關於這十首作品，已有學者論及，如錢學武（1968-）將余光中的水果詩歸入詠物類，認為「詩人透過這些作品，抒發他對台灣、對高雄濃厚的鄉土意識和歸屬感」，而「詠水果的十首詩，充滿生活氣息，詩人享受生活，禮讚生活，禮讚南台灣的鄉土，流露強烈的歸屬感。但處理水果這題材的手法各有特點<sup>3)</sup>」。黃維樑（1947-）曾撰文介紹，其後又把它們併入余光中的鄉土詩作討論<sup>4)</sup>。本文擬將這十首詩作為一整體，從食物和味覺的角度，應用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和埃利希·諾曼（Erich Neumann, 1905-1960）的學說來分析。

這一輯作品所詠的水果，包括甘蔗、檳榔、安石榴、蘋果、蓮霧、南瓜、荔枝、水蜜桃、葡萄柚、芒果。「水果詩」只是一個統稱，其中八首以水果的名字點題，另外兩首分別寫甘蔗和南瓜；南瓜屬葫蘆科的瓜類，甘蔗是植物的莖部，然而《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之類的類書都將瓜和甘蔗列入「菓部」；又〈芒果〉一詩同時寫雪梨和荔枝。「水果詩」合計提及十二種水果。

## 二、味道和記憶

中國人的美的意識，可能是根源於味覺<sup>5)</sup>，而最初的「美」，在不和「善」相混的情況下，所指的也是味、聲、色<sup>6)</sup>。《說文解字》：「美，甘也，从羊大」，段注：「甘部曰美也。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伸之凡好皆謂之

的水果包括草莓、芒果、蓮霧、釋迦、梨、荔枝、葡萄、香蕉、西瓜、鳳梨等。參〈十大經典水果票選結果出爐，請愛用咱的國產優質水果〉，載：[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9\\_diamond\\_20071102183429](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9_diamond_20071102183429)，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文號5162，2007年11月2日。

- 3) 錢學武，《自足的宇宙—余光中詩題材研究》（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227，343。
- 4) 黃維樑，〈余光中詠臺灣水果〉，《詩探索》2006年2期，頁38-44；〈20世紀80年代以來余光中的鄉土詩〉，《華文文學》2007年2期（總第79期）頁5-11。
- 5) 笠原伸二（Kasahara Chuji），《古代中國人的美意識》，魏常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頁2，19。
- 6) 李澤厚（1930-）、劉綱紀（1933-）主編，《中國美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1卷，頁79。

美。」又「甘，美也，从口含一」<sup>7)</sup>。由此可見，美和味有莫大的關係，而味覺並不單純是一種功利或實用的意義，而是升華為普遍相通的一種審美概念<sup>8)</sup>。

〈九廣鐵路〉一詩劈頭就問「你問我香港的滋味是甚麼滋味<sup>9)</sup>」，詩人在《春來半島》的〈自序〉說：「那首詩裏所寫的香港滋味只能算是大陸的餘味。十年下來，香港的滋味我才算真正嚐遍了，其中的甘苦，從淡永到激烈，在這些散文和詩裏可以從容去尋味<sup>10)</sup>」。這篇序言寫於1985年11月，是時詩人已定居高雄，詩人對香港的時期好像有所體悟：

起初這港城只是一個瞭望台，供他北望故鄉；他想撥開目前的夢魘，窺探自己的童年。一年年過去，夢魘雖然淡了，童年卻更遠了，台上望遠的人，唉，也老了。終於有一天，他發現連託腳十年的這座看台也或許會失去，才驚覺腳下所踏的原是樂土。為了一隻虛幻的蘋果，他幾乎錯過真實的樂園。<sup>11)</sup>

味道和記憶在這裡可以劃上等號，而這隻蘋果可能是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 〈摘罷蘋果〉(After Apple-Picking) 中的那隻「蘋果」，象徵着對人生理想的追求<sup>12)</sup>。這種感覺見於〈十年看山〉一詩，「只為了小時候，一點頑固的回憶 / 看山十年，竟然青山都不曾入眼 / …… / 再一回頭，十年的緣分 / 都化了盆中的寸水寸山 / 頓悟那才是失去的夢土 / 十年一覺的甜甜，有青山守護<sup>13)</sup>」。人老了，童年也遠了，這是見於序言的邏輯，但童年不會在詩人的意識中消失。人的一生總是不斷追尋童年的記憶，用詩人的語言，是「頑固的回憶」。

這十首詩寫的都是和「吃」有關的，吃是一種本能的需要，而水果之所以能激發動物或人類去吃它的欲望，靠的是它的「甘甜」。如〈埔里甘蔗〉「嚐

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0)，4篇上，頁148 5篇上，頁204。

8) 張皓，〈味：東方人的美〉，《中國美學範疇與傳統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頁283-298。

9)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台北：洪範書店，1986) 頁18。

10) 余光中，〈回望迷樓—《春來半島》自序〉，《春來半島》(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5) 序頁iii-iv。

11) 余光中，〈回望迷樓—《春來半島》自序〉，《春來半島》 序頁iv。

12) 趙志宇，〈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摘罷蘋果》〉，《文學語言學研究》2007年2月上旬刊，頁70-71。

13) 余光中，〈十年看山〉，《春來半島》 頁54-55。

到那樣的甜頭，幾乎 / 捨不得吐掉渣子」(頁3),〈蓮霧〉「滿嘴爽脆的清香，不膩，不黏 / 細細地嚼吧，慢慢地嚙」(頁15),〈初嚼檳榔〉「說不出這青蓋的小白鑊子 / 裝的是香茗還是清酒 / 只覺得一嚼就清香滿口 / 再嚼，舌底就來了甘津 / 涓涓從一個驚異的源頭 / 三嚼之後像剛漱過口 / 唾液如泉在齒間流過 / 白齒興奮地磨了又磨 / 直到有一點麻麻的滋味 / 來到了舌尖，而恍惚的微醺」(頁6)。現代的化學告訴人們，糖是能量的來源，對現代人來說，水果只是一種食物，或者是綠色的健康食物，但這種「甜」給詩人的是一種陶醉的感覺(酒令人迷醉，酒精從糖份發酵而來，糖份越高，酒越烈)，它誘惑著詩人。

味道存在於我們的記憶中，甜味的記憶可能始於我們的童年，而嬰兒最先得到的食物來自母親。「花香，果味，和肥料的氣息 / 都令我著魔，像童話的封面 / 把外面的世界隔開，而後園」(〈南瓜記〉，頁17)，氣味令詩人著魔，把詩人帶回童話的世界。那甘蔗，同樣勾起詩人一種甜蜜的童年記憶，「直到嚙最後的一口 / 還舔著黏黏的手指頭 / 像剛斷奶的孩子」(〈埔里甘蔗〉，頁4)。邁克爾·波倫 (Michael Pollan, 1955- ) 指出：

甘甜是一種欲望，它以味覺開始於舌頭之上，但它並不結束於那裡。……甘甜由舌頭提供，而延至所有的其他器官。『甜』，在《牛津英語詞典》那種多少有點古老定義中對它是這樣來說的：「提供快樂或是滿足欲望」。<sup>14)</sup>

甜可以看作是美好的同義詞，但這種感覺最先是來自食物，再不斷的引動我們的食欲。「赤鱗鱗的虬珠誘我停車」(〈荔枝〉，頁21)，「而發出最大的誘惑，對喉舌」(〈蓮霧〉，頁14)「令人嚙涎的小名? ……遮住你的誘惑」(〈水蜜桃〉，頁23-24)

水果、詩歌和人生在詩人的想像中，基於甜或酸的味道，化為一體。甘蔗「像吹弄着一枝仙笛 / 一枝可口的牧歌 / 每一節都是妙句」(〈埔里甘蔗〉，頁4)，葡萄柚「入口是清甘帶一點酸 / 還帶一點點的苦澀，配得 / 不膩也不黏，恰到好處 / 正如詩句有頓挫，生命有波折 / 甜津津的齒隙和舌底 / 嚼出一點酸

14) 邁克爾·波倫，《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The Botany of Desire : A Plant's-Eye View of the World*)，王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頁31。

楚的回味 / 偶爾也要吐一粒苦子 / 就如此，中年以後已成為 / 我百餐不饜的第一道早餐」(〈葡萄柚〉，頁26-27)。詩人曾作譬，說「我的繆思是亞熱帶牽藤纏蔓的植物<sup>15)</sup>」，水果的收成和寫作同樣有等待蘊釀的過程，到瓜熟蒂落的一刻，詩人享受的是修成的正果。

據艾克曼 (Diane Ackerman, 1948-) 的看法，食物「對大多數生命來說，是快樂的巨大源泉。那是一種複合的滿足感，生理的，同時也是心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還與童年時的記憶相關聯<sup>16)</sup>」。香港的十年，在詩人的回憶中被壓縮為一株盆景，但並無丟失。巴什拉認為「在縮小這個世界一事上我越是聰靈，我越能佔有這個世界。但是在進行這件事時，必須充分瞭解到，在微型世界裡，所有價值變得凝煉而充盈<sup>17)</sup>」。詩人不但感受到食物的味道——「甜甜」，而且還有一種安全感——青山的「守護」。

在2001年6月21日的一次專訪中，余光中曾談及這十首水果詩，詩人表示洋桃、香蕉和西瓜也是他喜歡吃的水果，專訪中又交代了一些創作的因由，另外又提及1972年元月所寫的〈車過枋寮〉，內容也寫台灣屏東的甘蔗、西瓜和香蕉<sup>18)</sup>。但在《安石榴》的後記中，詩人更明白地說這十首水果詩：

全是我「高雄居」初期之作，也算是一點「本土化」吧。島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國之美譽，一位詩人在齒舌留香之餘分筆頌歌一番，該也是應盡的本分。不過在寫作時間上，這十首小詩（〈南瓜記〉其實不小了）卻跨越了三年，大部分原應歸屬《夢與地理》的歲月，卻因題材相近，有意續寫，所以當初編印《夢與地理》，便暫留不用，俟其更多，再納入新集。也就因此，《安石榴》和《夢與地理》在寫作時序上並非截然可分，而是略有交疊。……和《夢與地理》一樣，臺灣心在這本集子裏仍然提供不少主題。除了那一輯水果詩之外，這一類主題還包括……<sup>19)</sup>

15) 余光中，〈剖出年輪三十三代自序〉，《余光中詩選1949-1981》，(台北：洪範書店，1981) 頁1。

16) 戴安娜·艾克曼，《感覺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路旦俊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 頁137。

17) 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龔卓軍、王靜慧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頁241。

18) 葉振輝訪問，陳慕貞紀錄，《口述歷史：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余光中教授專訪》(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1) 頁33-34。

19) 余光中，〈後記〉，《安石榴》(台北：洪範書店，1986) 頁187-189。

這是詩人的表白。除了歷史、文化、時代以外，詩人的腳底下還有一片土地。大地給人類提供食物，所謂「齒舌留香」，就是人和食物之間親密接觸的記憶，這種記憶驅使詩人歌頌這些水果。余光中於1985年9月在高雄定居以後的作品，蕭蕭（蕭水順，1947-）曾作評價，指出在《夢與地理》中，「台灣的『地理』，已然是一匹側踞的海獸逐漸在詩中成形，在心中壯大<sup>20)</sup>」。詩人對於台灣這片土地的認同，早見於〈斷奶〉一詩<sup>21)</sup>，「為了一張依稀的地圖 / 淚濕未乾的一張破圖 / 竟忘了感謝腳下這泥土 / 衣我，食我，屋我到壯年 / 海外這座永碧的仙山 / 富麗而長，滿籃鳳梨與甘蔗 / 屹對颱風撼罷又地震 / 一年孕兩胎蓬萊肥沃的生命 / 一直，以為這只是一舢渡船 / 直到有一天我開始憂慮 / 甚至這小小的蓬萊也失去 / 才發現我同樣歸屬這島嶼<sup>22)</sup>」。這首詩和《春來半島》的自序的相同點，是詩人醒覺自己可能失去腳下的土地，才醒覺到腳下這片土地對自己的重要。此外，詩中的「衣我，食我，屋我」、「仙山」、「蓬萊」、「鳳梨與甘蔗」、「一年孕兩胎蓬萊肥沃的生命」等，都可以和這十首水果詩的內容相參照。詩人的「台灣心」應是閱讀這十首詩的另一個切入點。

### 三、縱橫的心事

黃維樑論余光中的鄉土詩，曾指出詩中有多個鄉土的名字先後出現，如〈埔里甘蔗〉中的埔里、南投、西螺，〈蓮霧〉和〈南瓜記〉中的屏東，〈荔枝〉中的旗山<sup>23)</sup>。食物、味覺和記憶之間有着莫大的關係，食物除了充饑—原始的欲望，還可以滿足人的情感需要。食物的外表固然吸引着我們，但勾起我們記憶和欲望的，是它的味道，而這些水果正體現着台灣的味道。在無意識的世

20) 蕭蕭，〈余光中結台灣結—《夢與地理》的深情〉，《璀璨的五彩筆》，黃維樑編（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頁182。

21) 焦桐（葉振富），〈台灣心和中國結—余光中詩作裡的鄉愁〉，《結網與詩風—余光中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頁50-51。

22) 余光中，〈斷奶〉，《白玉苦瓜》（台北：大地出版社，1974）頁131-132。詩末記寫作日期為1973年11月6日。

23) 黃維樑，〈20世紀80年代以來余光中的鄉土詩〉，《華文文學》2007年2期，頁9。

界，大地就是母親。現代人親吻大地，視之為對大地感恩的象徵行為，但詩人卻是親嚐大地的味道。

甘蔗是「用春雨的祝福釀成 / 和南投芬芳的鄉土」(〈埔里甘蔗〉, 頁4), 「不咬檳榔, 怎麼會曉得 / 南部的泥土有什麼祕密?」(〈初嚼檳榔〉, 頁7) 「想不久這滿樹的黑珍珠 / 帶着屏東田園的祝福」(〈蓮霧〉, 頁14), 「莫錯過這一季幸運的春天 / 泥土的恩情, 陽光的眷顧」(〈蓮霧〉, 頁15), 「好沉啊, 這季節的厚禮 / 掂一掂份量有多隆重 / 而慈愛的土地啊那麼久了」(〈南瓜記〉, 頁18)。除了是祝福、恩情和慈愛以外, 這些水果也和上界沾邊, 「像一餐仙人的野宴」(〈安石榴〉, 頁8), 「仙人的野餐探手可擷」(〈蓮霧〉, 頁13), 「是巨人的葡萄嗎或是仙人之柚」(〈葡萄柚〉, 頁26), 「脫胎換骨成更妙的仙品」(〈荔枝〉, 頁22) 「和赤霞金曦一起盛在 / 白玉為底的青花瓷盤」(〈葡萄柚〉, 頁27), 其中的「赤霞金曦」是雨露和陽光, 但同時也有仙境的想像。

能種出果樹的地方 應是一個天堂或樂土, 就像聖經中的伊甸園長有果子, 有生命之果, 也有吃了能辨別善惡的果子。詩人從台灣這片土地所看到的, 是豐饒和果實纍纍。如「驚喜若豐收的礦工」(〈安石榴〉, 頁8), 「懸掛的口福已纍纍成串?」(〈蓮霧〉, 頁14), 「滿園甜津津的負荷 / 把不勝的枝柯壓得彎彎」(〈蓮霧〉, 頁13), 「臥着纍纍的南瓜, 午寐未醒」(〈南瓜記〉, 頁17)。「七月的水果攤口福成堆」(〈荔枝〉, 頁21)。巴什拉認為, 「世界是我的欲望。吞食世界不為別的, 只是為吞食幸福<sup>24)</sup>」, 「詩歌頌的每隻鮮果都是幸福世界的類型<sup>25)</sup>」。「驚喜若豐收的礦工」一句, 讓筆者想到詩人的〈鶴嘴鋤<sup>26)</sup>〉, 那是一首和性愛相關的作品, 詩人就是用「開礦」作為象徵。在神話中, 「紅色的石榴象徵子宮, 石榴多籽象徵子宮的生育力<sup>27)</sup>」。

24)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夢想的詩學》(*The Poetics of Reverie: Childhood, Language, and the Cosmos*), 劉自強譯(北京:三聯書店, 1996) 頁223-224。

25) 巴什拉, 《夢想的詩學》 頁194。

26) 余光中, 《白玉苦瓜》 頁27-29。鄭慧如對該詩曾作分析, 見氏著《身體詩 (1970-1999·台灣)》(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4) 頁94-96。鄭的論點是「女性身體對於余光中的母職意義, 可窺見一斑」(頁96)。

27) 埃利希·諾曼(Erich Neumann), 《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李以洪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8) 頁319。

蕭蕭認為余光中的詩作，「幾乎都是因為外在事、物的觸發而生發（可以視為廣義的現實主義者），然後又藉由外在事、物，託興寄意，妥善操作文學方法論裡的各式技巧（可以視為藝術技巧至上論者），『比興』是其中含蓄而不直接流露的基本手法。」<sup>28)</sup>〈水蜜桃〉一詩談到的果核和果肉，有點外柔內剛的味道。果核是一個中心，是一個堅硬的核心，堅硬讓詩人想到「堅貞的心臟」。這種堅硬讓所有軟軟的都凝聚到一個中心點上，這種堅硬的感覺不是來自視覺，而是齒牙的觸覺，這種觸覺的產生，和視覺不一樣。人永遠不會看到自己的眼睛，所以通過視覺而得到的認知並不能確定是否發生在眼睛這個器官上，但負責味覺的舌頭和感受食物軟硬的牙齒，認知好像是在感覺的器官上產生的，而且不是外在而是內在的，視覺提供的可以是理解，但味覺更多是感受，一種個人的經驗。味覺可以是一種被引導向內部的體驗<sup>29)</sup>。「是什麼東西 / 以頑固對頑固 / 在反抗我的牙牀? // 鏗地一聲響 / 劇痛裏吐出了一顆 / 那樣堅貞的心臟 / 把心事深深 / 縱橫地刻在核上」(〈水蜜桃〉，頁25)。先是一種觸覺，然後是「鏗地一聲」的聽覺，「劇痛」的觸覺，最後才是視覺—縱橫的心事。這是詩人的心事嗎？〈甘蔗〉一詩，「必須細細地咀嚼 / 讓一股甘冽的清泉 / 從最深的內陸 / 來澆遍我渴望的肺腑」(頁4)，詩人在後記中說明「南投是臺灣唯一的內陸縣，臺灣之有南投，正如人體之有肺腑<sup>30)</sup>」。

#### 四、幸福和季節

在無意識的世界，大地和宇宙是人類的共同母親，作為象徵，大地與女性、母親、生殖、富饒、生命的依托和歸宿等，有着一種神秘的關係。大地是母親，人也就是大地之子<sup>31)</sup>。諾曼認為：

28) 蕭蕭，〈台灣新詩的入世精神〉，《台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4) 頁87。

29) 卡羅琳·考斯梅爾(Carolyn Korsmeyer)，《味覺—食物與哲學》(Making Sense of Taste: Food and Philosophy)，吳瓊、葉勤、張雷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 頁176。

30) 余光中，《安石榴》 頁5。

31) Nancy E. Auer Falk, "Feminine Sacralit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Mircea

大地作為女性的創造性方面，支配着植物的生存，它掌握着深層的秘密和一切動物生存之根基的「發端與延續」的初始形式。因此，大地及其變形成為女性最高和最根本的奧秘的象徵。<sup>32)</sup>

香消玉殞的花朵變成飽滿成熟的果實，再次具有了無限多樣的形態、色彩、密度、味道和氣味。這一神秘進程開始於地下，在水、空氣和陽光的幫助下完成。<sup>33)</sup>

〈南瓜記〉「而慈愛的土地啊那麼久了 / 不計較我們的蹂躪與污染 / 仍然這麼一胎又一胎 / 不吝惜她的無盡關懷 / 眼前這一胎奇異的南瓜 / 就一直蜷在她懷裏長大 / 且伸出那許多貪嘴的爬藤 / 一天天，向她吮吸着乳汁 / 膨脹成大地一般的形象 / 一厚殼也像她一般渾圓」(〈南瓜記〉，頁18-19)。慈愛、關懷、在懷裡長大，這種幸福的感覺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的童年，而這種幸福又和食物有關。詩句中大地母親的形象非常突出，在懷裏長大，貪嘴的爬藤吮吸着乳汁，意味着南瓜得到大地哺育。更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看到大地渾圓的形象，古人對天地的想像也是「渾沌如雞子<sup>34)</sup>」，諾曼認為「女性基本特徵表現為大圓，大圓就是、並且包含着宇宙萬有<sup>35)</sup>」，巴什拉指出「鮮果的美越呈圓形，就越具有陰性的威力。當我們在『安尼瑪』的狀態中夢想這所有的夢想時，那是何等的樂趣倍增<sup>36)</sup>」，阿尼瑪 (anima) 在榮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的心理分析中是男性無意識中的女性形象。

生殖的力量和大地母親是相關的，「樹身卻是易孕而多子」(〈蓮霧〉，頁13)，「肚裏藏的是什麼瓜子 / 嚼不盡的瓜子津津有味 / 孕了滿滿這一大肚子」(〈南瓜記〉，頁20)。從原型的角度來分析，一切的果實或枝葉都可以是生育力的象徵<sup>37)</sup>。

在《蓮的聯想》的序言中，詩人談到「永恆」：

Eliade, vol. 5(NY: Macmillan, 1987) 303.

32) 諾曼，《大母神》頁50。

33) 諾曼，《大母神》頁51。

34) 徐整，《三五曆紀》，引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頁2。

35) 諾曼，《大母神》頁215。

36) 巴什拉，《夢想的詩學》頁197。

37) 諾曼，《大母神》頁270。

永恆不是一條漫無止境的直線，永恆是一個玲瓏的圓，像佛頂的光輪。一切天體，皆呈球形。銀河之外旋轉着銀河之外，旋轉着更多的銀河。宇宙膨脹着，永恆之輪在紡織時間。<sup>38)</sup>

這篇序言寫於1973年，到1980年的新版序，更直接寫「夏天是永恆的季節<sup>39)</sup>」。季節打開了詩人的記憶，例如《五陵少年》的「那個美好的季節」，「時常，我想念四十六、七年的那一段日子，那一段色彩絢爛的小規模的盛唐，那時，臺北盆地盛着好豐滿的春天<sup>40)</sup>」。

季節是循環的標誌，如巴什拉所說，「統轄記憶的，不再是人的時間……而是四種偉大神性的時間：四季。純粹的回憶沒有日期，卻有季節。季節才是回憶的基本標誌<sup>41)</sup>」。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植物，食物就是季節的一個標記，也就和記憶連在一起。食物令人有愉快的感覺，「莫錯過這一季幸運的春天」（〈蓮霧〉，頁15）。〈南瓜記〉「好沉啊，這季節的厚禮」（頁18）。余光中所追尋的永恆，在水果也可以看到，水果是一種成熟的狀態，每一季都能以看到。正如詩人在「蓮的聯想」所感受到的，植物「蓮也有一種輪迴……蓮以一暑為一輪迴，『蓮華藏世界』，以一花為一完整的宇宙<sup>42)</sup>」，以及那隻白玉苦瓜「猶帶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 熟着，一個自足的宇宙<sup>43)</sup>」。

「今夏的豐收任我滿載」，又是一個豐收的季節，吃的欲望不單是個人的記憶，也是歷史和民族的記憶，「不必妃子在驪山上苦等 / 一匹汗馬踢踏着紅塵 / 奪來南方帶露的新鮮 / 也不必詩人貶官到嶺外」（〈荔枝〉，頁21）。荔枝變成一種永恆，讓詩人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往返。

〈芒果〉一詩「而現在又是芒果的旺季」，但詩人於詩的開端卻說「荔枝好吃，但不能多吃 / 否則就會有火氣 / 小時候母親的警告」，然後才是「芒果好

38) 余光中，〈蓮戀蓮（代序）〉，《蓮的聯想》（台北：時報文化，1980）序頁12。

39) 余光中，〈夏是永恆——《蓮的聯想》新版序〉，《蓮的聯想》序頁1。

40) 余光中，〈自序〉，《五陵少年》（香港：文藝書屋，1969）序頁5。

41) 巴什拉，《夢想的詩學》頁147。

42) 余光中，〈蓮戀蓮（代序）〉，《蓮的聯想》序頁11-12。

43) 余光中，〈白玉苦瓜〉，《白玉苦瓜》頁149。

吃，但不能多吃 / 相似的警告來自妻子」(頁28)，但欲望難以禁絕，「懷着外遇的心情，我一口 / 向最肥沃處咬下」(頁29)。詩中的「體香多誘人」，「豐隆的體態」，「赤裸」等用語，讓人有一種曖昧的感覺。考斯梅爾 (Carolyn Korsmeyer) 指出：

在女性肉體與食品之間的所有聯繫中有一個共同的分母，那就是「欲望」的曖昧意味，它既意味着性的又意味着味覺的對滿足的渴望，這是一種跨越了社會的顯著差異、似乎是普遍的聯繫；事實上，在各種大不相同的語言中都可以發現指涉食欲和性欲的字詞含義曖昧。<sup>44)</sup>

又〈安石榴〉一詩，詩人在作品中融入李商隱〈無題〉的詩句「斷無消息石榴紅」，「那津津的滋味，甜裏帶酸 / 仍然嚼得出晚唐之戀嗎？」(〈安石榴〉，頁9)，但詩中的用語，同樣是「艷」、「綺想」、「誘惑」、「心動」、「不得安息」，〈水蜜桃〉(頁23-24) 一詩，有「體態」、「妖嬈」、「帶嗔」、「發嬌」、「誘惑」、「豐盈」、「慵軟」、「艷名」等等，這些都是來自味覺的關乎女性的想像。

## 五、水果和宇宙

削蘋果和削梨子都是旋轉的象徵。大地、四季，以至人的一輩子，其實都在轉。詩人的想像是時間和歲月的推移，巴什拉指出「受詩人的贊頌的蘋果是天地的中心<sup>45)</sup>」，「世界本身成為巨大的果實，月亮和地球都是果實般的星球<sup>46)</sup>」。在這一組水果詩中，詩人把水果想像成為人類居住的地球。詩筆下的蘋果、南瓜和葡萄柚幻化為宇宙中的一個星球：

看你靜靜在燈下 / 為我削一隻蘋果 / 好像你掌中轉着的 / 不是蘋果，是世界 / 一圈一圈向東推 / 推動我們的歲月 / 這世界正是那蘋果 (〈削蘋果〉，頁11)

44) 考斯梅爾，《味覺—食物與哲學》 頁264。

45) 巴什拉，《夢想的詩學》 頁196。

46) 巴什拉，《夢想的詩學》 頁220。

我捧在手裏出神地端詳 / 把它, 自轉一般地, 慢慢推轉 / 青綠的  
大水球不就像這樣 / 在寂寞的太空悠悠地迴旋? (〈南瓜記〉, 頁19)  
是巨人的葡萄嗎或是仙人之柚 / 攔腰一刀就沿着赤道 / 剖出南北  
兩個半球 (〈葡萄柚〉, 頁26)

轉動着的蘋果和南瓜被想像為地球, 不管是向東推, 又或自轉, 都意味時間的推移。巴什拉認為不能把夢想的人稱為「被拋到世界上的人」<sup>47)</sup>, 詩人收攬一切, 不再是兩半, 而是一個完整的渾圓。南瓜中的落日, 不再是「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的調子。流沙河(余勳坦, 1931-)認為余光中香港時期的作品已「萌蘗向晚意識」<sup>48)</sup>, 但這首南瓜詩中, 日出日落的自然規律, 南瓜成為落日的化身, 美的化身, 「南部早熟的太陽, 愈晚愈重 / 一頭就栽進了南瓜田裏」(頁17), 「落日一年落三百多隻, 究竟」(頁19), 南瓜的最後更是「南瓜燈」和「灰姑娘」的童話。

〈芒果〉一詩中的妻子, 「她能一刀不斷地削出 / 一隻白淨無瑕的雪梨 / 旋轉的梨皮像下降的迴梯 / 從北極的冰冠轉到南極」(頁28-29), 詩人看到的是旋轉式下降, 這種下降是要回到地心的想像, 藉着倒放的天梯, 貫穿着大地。這種往下的意識不是墮落, 而是尋找「深層的『安尼瑪』中的安寧……在這一未確定的深處是陰性安寧的天地<sup>49)</sup>」。用杜蘭 (Gilbert Durand, 1921-) 的解釋, 「我們下降為了要在時間中倒退, 重新捕捉出生胎前的安詳<sup>50)</sup>」。他舉出:

巴舍拉分析Michel Leiris 的「曙光」, 清楚地顯示: 下降的積極價格跟消化的親密及吞嚥的動作有關。雖然上昇是一種肉體的外在及超越, 下降的軸心卻是一種脆弱、舒慰、親密的軸心。幻奇的回轉總是一種美感的進入內臟的「回歸家園」。<sup>51)</sup>

47) 巴什拉, 《夢想的詩學》 頁198。

48) 流沙河, 〈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 《璀璨的五采筆》(台北: 九歌出版社, 1994) 頁157-164。

49) 巴什拉, 《夢想的詩學》 頁80。

50) Gilbert Durand, *Anthrop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Imaginary* (Brisbane: Boombana Publications, 1999) 197. 中譯文參 <http://springhero.wordpress.com/category/gibert-durand>, 下同。

51) Durand 195.

上述的解釋來自《想像的人類學結構》第二冊第一部分「下降與聖杯」第一章「逆轉的符號象徵」。這種追尋出生前的記憶，亦見於余光中的〈鶴嘴鋤〉，神性的大地，是萬物之母，詩中的「洞穴」就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回歸的地方，而該詩中的「地下水」同樣是下界的東西<sup>52)</sup>，如〈老樹自剖〉詩句「地下水是胚前的記憶<sup>53)</sup>」。

## 六、小結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961-1941)《采果集》的開端選錄了兩篇來自《歌之花環》(Gitimatya) 的作品：

果園已結出纍纍碩果，夕陽西下，在這黃昏倦人的時刻，從你岸邊的房屋裏傳來了讓我放下負擔的召喚。<sup>54)</sup> (第1首，即《歌之花環》第85首)

年輕時，我的生有如一朵花—當春天的輕風來到她的門前乞求時，從她的豐盛中飄落一兩片花瓣，她從未感到這是損失。

現在，韶華已逝，我的生命有如一顆果子，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分讓，只等待著她和她豐滿甜美的全部負擔一起奉獻出去。<sup>55)</sup> (第2首，即《歌之花環》第37首)

兩首作品都寫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儘管薩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認為「水果的滋味卻是一種偶然的情況。它在一棵樹上—它在這地方，在這個草地上。它不是為我而在那兒的；它不是因我而來，是我決定把它選為一種食物<sup>56)</sup>」，但大地的確對人類作出無私的奉獻。在余光中的詩筆下，味道、記

52) Falk 304-305.

53) 余光中，《五行無阻》(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 頁168。

54) 泰戈爾，《采果集·愛者之貽·渡口》(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頁1。

55) 泰戈爾，《采果集·愛者之貽·渡口》 頁1-2。

56)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一個與他人相當的人》，黃忠晶譯(北京：光明

憶、童年、心事、幸福、豐饒、女性、宇宙、回歸等意蘊，都見於一隻渾圓的水果。余光中有一首戲作，「如果菜單 / 夢幻 / 像詩歌 // 那麼帳單 / 清醒 / 像散文 // 而小費呢 / 吝嗇 / 像稿費 // 食物中毒 / 嘔吧 / 像批評<sup>57)</sup>」。詩歌如夢幻，但這篇短文應未至「食物中毒」的水平。

<Abstract>

### Yu Guangzhong's Poetic Imagination from Fruit

Cheng, Chun Wai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en “fruit poems” collected in *Pomegranate*, written by Yu Guangzhong. The sense of taste is not an inferior bodily experience or merely a sensation of pleasure; it often involves personal feelings.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food and the sense of taste, in which Gaston Bachelard's concept of material imagination and Erich Neumann's notion of depth psychology are employed for reading these fruit poems. For analysis, these ten poems with an expression of praise for fruit are regarded as a unity. Beneath Yu's poetic imagination from fruits borne by the earth, while uniting in the richness of fruit the sense of taste, memory, childhood, inner feeling, happiness, fecundity, femininity, the universe and regression, the poet reveals his passion for the soil of Taiwan and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his soil.

---

日報出版社, 2007) 頁233。

57) 余光中, 〈食客之歌〉, 《余光中詩選(第二卷)1982-1998》(台北: 洪範書店, 1998) 頁245-246。